

非洲的语言与社会^{*}

[日本] 梶茂树

【内容提要】根据国际 SIL 的数据“Ethnologue”统计，非洲大陆现有 2092 种语言，约占世界语言总数的 30.3%。这些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语言按照系统分类的方法可归结到四大语系，即尼日尔—刚果语系、尼罗—撒哈拉语系、亚非语系、柯伊桑语系。其中部落语（tribal language）可以说是非洲语言当之无愧的主力军。部落语众多和多语言使用是非洲语言所呈现出的社会语言学特征。由于非洲是认同异己价值的社会，因此部落语、地区通用语、官方语言等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和谐共生局面。基于此，本文旨在探讨非洲语言的社会状况。即以部落语、系统分类、多语言使用、非洲部落共生的原理为前提概观非洲语言本身的状况和语言所处的社会状况，特别是非洲多数语言所处的状况这种普遍状态和多层化多语言使用的实态^①。

【关键词】非洲语言；部落语；系统分类；多语言使用；部落共生的原理

【作者简介】梶茂树（Kaji Shigeki），日本京都大学亚非地域研究科教授。

* 本文为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与中非合作协同创新中心 2015 年“非洲研究专项”项目《日本对非政策丛书的译介与研究》（项目编号：15FZZX21YB）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本文的摘要和关键词为译者所加。

一 引言——世界语言中的非洲语言

非洲大陆语言数量众多。究竟有多少种谁也无法准确说清楚，但根据国际 SIL^① 的数据“Ethnologue”统计，共有 2092 种（见表 1）。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团体多少倾向于过多统计语种。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大体获知非洲语言在世界语言中的比重。根据表 1，全世界现有语言 6912 种，其中非洲占了 2092 种。由于对非洲缺乏相应了解，提及非洲，我们也许都会主观臆断认为非洲人都说英语，或者统一说非洲语。但是，实际上世界语言的 30.3% 是在非洲大陆被使用的。

表 1 显示了每种语言的使用者数这一令人感兴趣的事实。请注意表 1 中的平均值和中央值。所谓平均值就是每个地区的人口数除以语言数的得数。即便许多语言拥有数千或数万使用者，但如果有一种语言的使用者在 1000 万人以上的话，平均值就会骤然升高。相对于此，中央值是指位于语言使用者数最多的语言与使用者最少的语言之间的语言，中央值比平均值更接近实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的数据。这是因为表 1 中显示的数据都是起源地的语言。因此，比如在美洲等国说英语或者西班牙语的人们并不归入美洲而是计算到欧洲。统计为美洲的都是说美国印第安语或是爱斯基摩语的人们。

表 1 世界语言分布（基于语言的起源地）^② 单位：种 %

地区	语言数（死语除外）		使用者数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平均值	中央值
非洲	2,092	30.3	675,887,158	11.8	323,082	25,391
美洲	1,002	14.5	47,559,381	0.8	47,464	2,000
亚洲	2,269	32.8	3,489,897,147	61.0	1,538,077	10,171

① 本部设在美国，是研究世界上的语言和民族的基督教团体。与姊妹团体威克里夫圣经翻译教会合作，旨在把圣经翻译成世界上所有的语言。SIL 这个名称来自为了训练传教士的语言描写能力而开办的夏季语言讲座（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的首字母。

② 网络版（第 15 版，2005 年），<http://www.ethnologue.com/web.asp>。

续表

地区	语言数（死语除外）		使用者数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平均值	中央值
欧洲	239	3.5	1,504,393,183	26.3	6,294,532	220,000
太平洋	1,310	19.0	6,124,341	0.1	4,675	800
合计	6,912	100.0	5,723,861,210	100.0	828,105	7,000

通过表1语言使用者数的中央值我们发现，非洲约2.5万人、美洲约2000人、亚洲约1万人、欧洲约22万人，而太平洋地区则只有800人。就全世界而言，也仅为7000人。这就是世界语言的实情。说到语言，我们脑子里就会浮现出英语、法语，或者是韩语、朝鲜语、汉语、越南语、柬埔寨语、泰语等与国名一致的语言，但是实际上这些我们通常认为的语言也就是外语从世界性来看是非常例外的语言。因为不管是否明文规定，这些语言实质上享受着国语的地位。但是，世界上的国家还不到200个，而与此相对，世界上的语言却有近7000种。200除以7000是2.85%。也就是说，对我们来说，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都是一种不知名的存在。而且，如果有人让我们列举非洲大陆使用的语言，即使是对非洲大陆了如指掌的人恐怕也只能说出斯瓦希里语、祖鲁语、布须曼语、南非语、阿拉伯语等几种吧。但实际上，非洲大陆的语言有2000余种。

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非洲的数值相对较高（欧洲的中央值很高，如前所述这是因为把使用英语和西班牙语的美国人与澳大利亚人等也计算在内的缘故）。非洲是亚洲的2.5倍、美洲的12.7倍、是太平洋地区的32倍还多。这一点也许与后述的非洲语言的景气与否息息相关。

本文不是要描写非洲语言的结构，而是要探讨语言本身的状况和语言所处的社会状况。特别是非洲多数语言所处的状况这种普遍状态和多层次化多语言使用的实态。

二 部落语的世界

前一小节我们已经提过非洲的语言众多，有一种说法认为共有2092种，这么多种语言虽然包括部分通用语，实际上主要是所谓的部落语

(tribal language)。非洲有地区通用语 (lingua franca)、沿用旧宗主国语言的官方语言 (official language)，但非洲语言的主力无论如何都应该是部落语。

说到部落语可能很多人都没什么感觉，作为例子，我们在表 2 中展示了“头”用刚果的坦博语、混德语、南德语，乌干达的布依希语、托罗语、安克来语，坦桑尼亚的哈亚语分别怎么说（使用的地区见图 1）。表 2 中左边一列是“头”的单独发音，右边一列是“头”前接表示所有的形容词“我的”后的发音。希望大家通过表 2 确认一下这些被认为不同的语言是如何既相似又有所差异的。

表 2 班图语言的相似性

坦博语	étswé	étswé lyajĩ
混德语	ámũ: twe	ámutwé wa: ni
南德语	ɔmutwé	ɔmutwéwaé
布依希语	mutúe	mutúegwándʒé
托罗语	omútwe	omutwe gwángo
安克来语	omútwe	omutwé gwanje
哈亚语	omútwe	omutwé: gwange
	头	我的头

乍一看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语言极其相似。特别是乌干达的托罗语、安克来语和坦桑尼亚的哈亚语，说他们是同一种语言也不为过。但是，托罗语和安克来语在乌干达，哈亚语在坦桑尼亚被使用。另外，在乌干达虽说托罗语和安克来语都在使用，但托罗族说托罗语，安克来族说安克来语。无论语言如何相似，人们也从不会认为自己的语言其实就是对方的一种方言吧。当然，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语言彼此非常相似。但是，这与身份是不尽相同的。

实际上，通过图 1 我们会发现，这些地区虽说国家不同，但是国与国都是接壤的。此外，就语言的系统而言，所有这些语言都是后述的尼日尔—刚果语系的贝努埃—刚果集团下位分类的班图系这种比较近的系统语言。而且，这些语言在这个班图系当中属于更加近的湖间班图集团的语言。正因为如此，语言才非常相似。当然，即便是同一班图系，如果地域

分隔太远，也是难以发现它们之间的渊源的。比如，同源语喀麦隆邦空语的“mut”（人类）和南非祖鲁语的“umuntu”（人类）。此外，即使是邻接语言，也会产生单词的替换现象，如刚果混德语的“i: fi”（鱼）和南德语的“ɛrɪh ɛ rɛ”（鱼）。因此，并不是系统相近，语言就好懂。此外，一般来说，即便是同一系统如果语派不同，一般人要想找到同源语无异于登天。如班图系所属的贝努埃—刚果集团和富拉语、沃洛夫语所属的大西洋语系。



图1 刚果东部到乌干达、坦桑尼亚地区以及该地区使用的语言

如前所述，即便语言相似如果部落不同，也会被视为不同的语言。另外，语言的跨越国界使用是非洲语言增加的原因。肯尼亚的马赛语和坦桑尼亚的马赛语虽然国家不同但语言名称相同，而很多时候同一语言在不同国家的名称是不同的。比如，图1中乌干达的孔乔语和刚果的南德语，乌干达的布依希语和刚果的塔林加语，它们实际上

是完全相同的语言但名称却迥异。现在，很多人认为只是名称不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界线愈发稳固，就有可能被认为是不同的语言。特别像在乌干达这种英语圈国家和刚果这种法语圈国家出现的可能性极大。

三 系统分类

以上，我们探讨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语言中非洲大陆共有 2000 余种的事实，而且这些语言并不是无序分布的。语言分类有多种方法，19 世纪的欧洲人提出了系统分类方法。乍一看无序的事物，如果从历史视角来看，也能给予它们一个秩序。属于同一系统的语言，如果寻根溯源，这一集团的所有语言都产生于同一祖语。非洲大陆 2000 余种语言，如果按照系统分类，只有四个集团，也就是说可归结到四个语系。以下，我们介绍一下非洲的四个语系，并从它们的分布来看它们的历史。

图 2 是非洲语言的系统分类、分布以及主要语言名称图。这张图是基于美国语言学家格林伯格在其著作《非洲语言》^①中所论述的内容制作而成的。只是，地图被大大简化了。

通过图 2，我们发现几点。首先是只有 4 个语系。这与北美一比较就会一目了然。北美比非洲狭小，语言的数量也少，但语系却有 50 个。^②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作为前提不得不考虑的就是在对比语言学上能回溯的时间至多也就四五千年。因此，非洲现在所展现出的状况恐怕比较新，美洲比较旧。在美洲，即使是同一系统的语言，因为是四五千年前分化的，所以更难归结到高一级的集团中去。非洲恐怕从前也与美洲相同有着各种系统的语言，但随着民族迁徙，多个语言集团被吞噬并消失。

^① Joseph H. Greenberg, *The Languages of Af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63, 原注释中无页码说明（译者注）。

^② [日] 青木晴夫《美国·印第安——其生活与文化》，讲谈社 1979 年版，原注释中无页码说明（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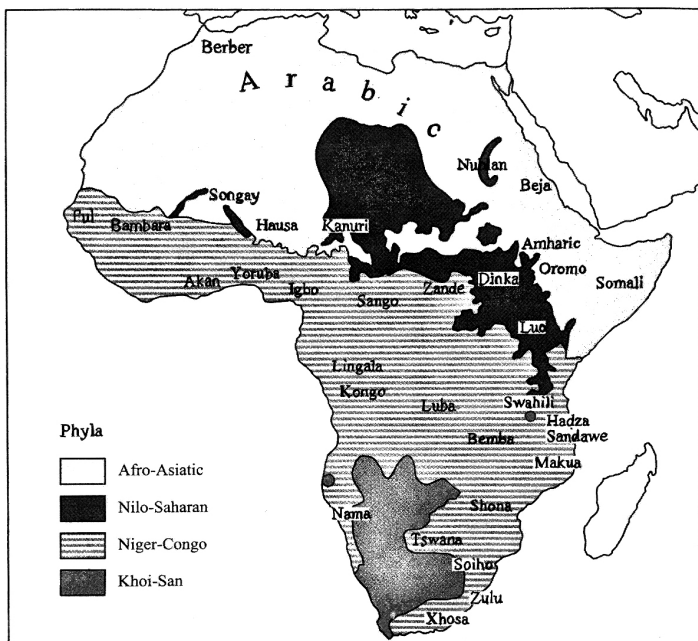


图2 非洲语言的系统分类和分布图 (包含主要语言) ①

I 尼日尔—刚果语系 (Niger - Congo) III 亚非语系 (Afro-Asiatic)

- | | |
|--------------------------------|---------------------|
| 1. 大西洋语族 (Atlantic) | 1. 塞穆语系 (Semitic) |
| 2. 门德语族 (Mande) | 2. 埃及语 (Egyptian) |
| 3. 沃尔特语族 (Voltaic) | 3. 柏柏尔语族 (Berber) |
| 4. 可瓦语族 (Kwa) | 4. 库希特语族 (Cushitic) |
| 5. 贝努埃—刚果语族 (Benue-Congo) | 5. 乍得语族 (Chadic) |
| 6. 阿达马瓦—乌干吉语族 (Adamawa-Ugandi) | 6. 奥摩语族 (Omotic) |
| 7. 科尔多凡语族 (Kordofanian) | |

II 尼罗—撒哈拉语系 (Nilo-Saharan) IV 柯伊桑语系 (Khoi-San)

- | | |
|-------------------------|--|
| 1. 宋给语 (Songay) | 1. 南非柯伊桑语族 (South African Khoi-San) |
| 2. 撒哈拉语族 (Saharan) | A 北部柯伊桑语 (Northern South African Khoi-San) |
| 3. 马班语族 (Maban) | B 中部柯伊桑语 (Central South African Khoi-San) |
| 4. 富尔语族 (Fur) | C 南部柯伊桑语 (Southern South African Khoi-San) |
| 5. 沙里—尼罗语族 (Chari-Nile) | 2. 桑达韦语 (Sandawe) |
| 6. 科曼语族 (Koman) | 3. 哈扎语 (Hadza) |

① Bernd Heine and Derek Nurse, "Introduction", in Bernd Heine and Derek Nurse, eds., *African language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

以上内容虽然只是一种想象，但从图2的语系分布来看，我们也可以窥见一些历史。比如，尼罗—撒哈拉语系顾名思义就是在尼罗河流域和撒哈拉沙漠一带被使用的语言，但它们的分布呈虫食的状态。特别醒目的是桑海语在远离本体的尼日尔河流域的河湾处被使用。恐怕这是因为这个系统的语言以前在尼罗河流域和撒哈拉沙漠一带被使用，但由于北边被亚非语系的语言，南边被尼日尔—刚果语系的语言侵蚀从而分布中断了的缘故。

柯伊桑语系的语言分布也异常。大体上跨越了大陆的西南部，但哈茨语和桑达韦语这两大语言却在遥远的坦桑尼亚被使用。这恐怕是因为从前柯伊桑语系的语言在大陆的赤道以南一带广为流传，尼日尔—刚果语系中班图系的语言在现在的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的国界附近到大陆的东南部急速扩张，因此它的分布也支离断裂。而且，其中众多语言被班图系的语言所吞噬。班图系语言的扩展发生在近年且速度飞快，这点从这一系统语言虽广泛分布在赤道以南但却极其相似上也不难想象。即使同为班图系的语言，喀麦隆西部的语言虽然彼此相邻但却大相径庭。

我们前面说过非洲现有4个语系，这里有必要对“语系”这个用语说两句。所谓的语系就是英语的 language family。语言的系统分类是在19世纪到20世纪在欧洲发展、确立起来的，它受到生物学进化论的影响。所谓 Family 在生物学的系统分类上是“科”。但是，在非洲的语系里，它的系统性现在无法用严密的音韵对应的比较法加以证明。正如非洲语言系统分类的功臣格林伯格所说，像非洲这种语言众多的地区，只能暂时先按照词汇的相似性进行分类。^① 因此，这种系统分类现在比“科”的框架还要大。在英语里，我们用“phylum”（门）这个用语。在日语里，可以用“语族”，但为了与 family 加以区别我们用“语系”。因此，非洲现共有尼日尔—刚果语系、尼罗—撒哈拉语系、亚非语系、柯伊桑语系这四大语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把最上位的分类称作语系，所以它下面的集团就是语族。如果把最上位分类称为语族的话，它下面的就是语派

^① Greenberg, op. cit, pp. 2-4. 格林伯格采用词汇的大量比较 (mass comparison) 这个说法。

(branch)。如图2所示,有时候一种语言下面有一个下位分类。这时候,我们不把它当作语系,而是当作语言。

语言、人种、文化这三样未必是一致的。比如,同样使用班图系语言的集团中既有农耕民也有畜牧民,还有狩猎民。此外,在身体特征方面,既有卢旺达、布隆迪的图西族这种身材高大的人,也有像俾格米族这种身材矮小的人。但是,在非洲,语言与人种的关系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使用亚非语系语言的人是所谓的高加索人(白人),柯伊桑语系语言的人是布须曼人(柯伊桑人种),使用尼日尔—刚果语系和尼罗—撒哈拉语系语言的人是典型的黑人。确实,在使用亚非语系语言的人当中也有很多说北非的塞穆语族阿拉伯语的高加索人,但是像尼日利亚等国使用乍得语族语言的人当中黑人居多。此外,布须曼人的肤色也多少有点褐色,这可以归类到黑色人种的变异之中。

但是,自古以来就有人主张非洲语言核心的尼日尔—刚果语系与尼罗—撒哈拉语系的语言是同一系统的。以前,比如D. 韦斯特曼的苏丹系(意为班图系北部黑人系的语言)很有名,最近有E. 格雷格森、近年有D. 克雷克塞利和R. 布兰奇等人用各种理由论述了非洲的这两大语系合二为一的可能性。^①

此外,非洲的语言系统,准确地说,并不仅仅是尼日尔—刚果语系、尼罗—撒哈拉语系、亚非语系、柯伊桑语系这四个。除此之外,在南非和纳米比亚使用的南非语、塞内加尔南部到几内亚比绍共和国使用的在葡萄牙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克里奥尔语(crole language),在喀麦隆和尼日利亚等国使用的、在英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洋泾浜语(pidgin language),从系统上来讲属于印欧语系。当然,迄今在非洲仍有许多人使用英语、法语、葡萄牙语等语言。另外,马达加斯加的马尔加什语(马达加斯加语)从系统上来讲是南岛语系。这个系统的语言,主要广泛分布在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地区、夏威夷、复活节岛等南太平洋地区。

① [日] 梶茂树 《多样语言的形成与语言的大分类》, [日] 池谷和信, [日] 佐藤廉也, [日] 武内进一编 《新世界地理非洲I》, 朝仓书店2007年版, 第68—78页。

四 多语言使用——部落语、地区通用语、官方语言

非洲语言的社会语言学特征是部落语众多和与此相关的多语言使用。在本节，我们将多语言使用分成水平型多语言使用与垂直型多语言使用来探讨（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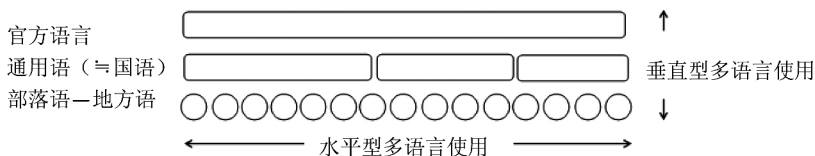


图3 非洲的多语言使用概念图^①

所谓水平型多语言使用是指在一个地域社会或者国家，多个语言并列在平面上被使用的状态。图3写了三层，水平型多语言使用通常指的是最下面的部落语。具体地说，比如在坦桑尼亚就有100余种部落语。在非洲，部落语最多的国家是尼日利亚，多达500余种。即使是国土面积狭小的塞内加尔和乌干达也分别有30—40种部落语。部落语最少的是卢旺达、布隆迪，它们各自只使用卢旺达语和隆迪语。这样的国家，即水平型多语言使用为零的国家，在非洲也是极其稀少的。只是，这里所说的语言为一种就是上述的部落语，此外还有后述的垂直型多语言，因此被使用的语言并非只有一种。

非洲人通常能说作为自己母语的部落语，有时能说临近的两三种部落语。特别是在部落周边地区或者多部落混居地区，会说多种部落语的人绝不稀奇。但是，即便如此人们往往也是用地区通用语进行交流。比如，在刚果东部、坦桑尼亚、肯尼亚等国家，人们往往用斯瓦希里语来交流。地区通用语里既有刚果的卢巴语和刚果语等拥有部落基础的语言，也有斯瓦希里语和林加拉语等没有部落基础的语言。图4是非洲大陆主要的通用语图。

^① [日] 梶茂树 《非洲的多语言使用与国语问题》，《月刊语言》2007年第1期，第62—6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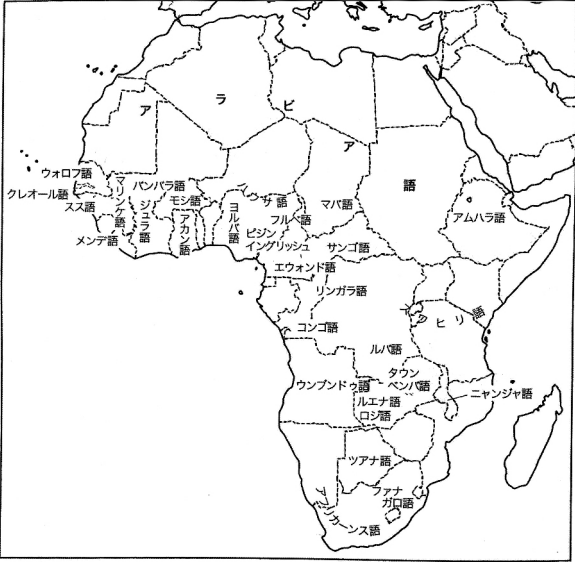


图4 非洲的主要通用语^①

アラビア語: 阿拉伯語ウォロフ語: 沃洛夫語

クレオール語: 克里奥尔语 スス語: 苏苏语

メンデ語: 门迪语 マリンケ語: 马林凯语

バンバラ語: 班拉族語
ジュラ語: 迪乌拉語

モシ語: 莫西語 アカン語: 阿坎語

ハウサ語: 豪萨语ヨルバ語: 约鲁巴语

フルベ語: 富尔贝語ピジン: 洋涇浜語

イングリッシュ: 英語マバ語: 马巴语

サンゴ語: 桑戈語 アムハラ語: アムハラ語

エウォンド語: 埃翁托語リンガラ語: 林加拉語

コンゴ語: 剛果語スワヒリ語: 斯瓦希里語

ルバ語: 卢巴语ウンブンドゥ語: 乌布多乌语

ベンバ語: 本巴語ロジ語: 罗兹语

ニャンジャ語: 尼扬贾語ツアナ語: 茨瓦納語

ガロ語: 加罗語 アフリカーンス語: 南非語

① 基于 Bernd Heine (1980) *Status and Use of African Lingua Francas*, München: Weltforum. 等数据制作而成。

只是，图4所展示的是比较大型的通用语，有些甚至也是某些国家的国语。比如，在刚果，上述的卢巴语、刚果语、斯瓦希里语、林加拉语都被称为国语，在刚果四分天下，国语未必就是唯一的。而且，在某些地区，在更狭小的地方也能产生通用语。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以城市居民为主，只说通用语的人逐渐增加了。比如，刚果金沙萨只说林加拉语的人和塞内加尔达喀尔只说沃洛夫语的人为数不少。另外，即便在乡下，也由于不同部落之间的通婚而产生许多同类现象。

图3中最后一层也就是所谓的官方语言层。这以覆盖整个国家的形式被使用着。所谓官方语言，是指在行政、司法、学术等公共领域使用的语言，在非洲通常是旧宗主国的语言担负此重任。比如，像尼日利亚、加纳和乌干达等旧英属殖民地国家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塞内加尔、科特迪瓦、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等旧法属殖民地和比利时殖民地国家的官方语言是法语。此外，几内亚比绍、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等旧葡萄牙属殖民地国家使用葡萄牙语，虽同为一国，赤道几内亚这种旧西班牙属殖民地国家则使用西班牙语。

所谓的官方语言，说得难听一点就是非洲上层阶级的权力源泉，将一般民众无法企及的欧洲语言当作官方语言与上层阶级地位的稳固密切相关。因此，通常非洲的语言不作为官方语言。正因为如此，也就不难想象为何像布隆迪这种小国家虽然实际上只说布隆迪语，但官方语言却是法语的事实了。当然，这也与非洲语言作为国语或者官方语言在语言功能上还有所欠缺有关。不管怎么说，在非洲通常一个国家有好几种通用语（国语），如果没有全国统一的通用语，那么官方语言就发挥通用语的作用。

如此，在非洲，就像自下而上有部落语、地区通用语（国语）、官方语言一样，语言形成一种层，人们根据状况区别使用语言。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垂直型多语言使用。

只是，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有几个国家由于理念上或者政治经济上的原因，官方语言有多种形式。比如说坦桑尼亚在独立之前斯瓦希里语不仅在桑给巴尔岛、印度洋沿岸地区，在大陆也作为通用语被普及，因此基于国民统合这一政治理念规定斯瓦希里语不仅作为国语而且作为官方语言使用。但是，同时保留了英语的官方语言地位。此外，卢旺达与布隆迪相

同，实际上只使用卢旺达语。且独立后长期一直将法语作为官方语言，但现在除了法语之外还增加了卢旺达语和英语。以上是坦桑尼亚国语级别的语言成为官方语言的例子和卢旺达部落语级别的语言成为官方语言的例子。此外，在卢旺达实际上谁都不说的英语成为官方语言这一点也值得关注。我们认为这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英语重要性的凸显，当然还与世界的援助机构有关。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国语”(national language)这个用语。这是因为国语有两层含义。一是“事关整个国家”这层含义上的国语。这也是我们通常使用的意思，视点只是向着国内。依照这层意思，国语通常是少数的，且极有可能只有一种。此时，若“国”这个观点强的话，有些人会把“national language”翻译成“国家语”。

但是“国语”还包含着另一层含义，根据这层意思，无论国内哪种语言都可以成为国语。此时，是把国内的语言与国外的语言进行比较。也就是说，不是英语和法语，而是我们国家的语言。即无论多小的语言只要在国内被使用就是国语。此时，也许与其说是国语，不如说是国民语、民族语更合适。实际上，也有人这么说。将 national language 翻译成“民族语”并非不奇怪，但是如果想到与 national 同语根的 nationalism 通常被翻译成“民族主义”也就释然了。只是，将 national language 说成民族语时，有必要明示这个“民族”不是指 ethnic。

另外，笔者很平常地使用部落(tribe)和部落语(tribal language)这两个用语，它们本身并没有社会进化论的意思。但是，有些人认为这两个用语是侮辱性表达而讨厌使用。笔者所说的部落、部落语分别指的是民族集团(ethnic group)、民族语(ethnic language)。非洲研究者的用语也五花八门。既有使用部落、部落语的学者，也有不用这两个用语的学者。一位笔者认识的刚果语言学者就把部落作为每个集团，把民族作为同系部落的集合体来使用。

五 非洲部落共生的原理

最近 20 年濒危语言被广为提及。这是美国语言学家 M. 克劳斯^①等人提出来的。根据他们的主张，世界上现有的 7000 余种语言有可能在 21 世纪中叶 90%—95% 都要消亡。在日本国内，为了呼应这个主张也开展了一些相关活动。确实，在这个全球化时代，英语扩张得愈发厉害，对其他语言被吞噬的担忧也是不难理解的。

但是，也有一些持反对意见的人，笔者就是其中之一。^②就我所知，最初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的是德国的 M. 布伦齐格。^③布伦齐格认为克劳斯混淆了英语的全球化 and 语言的国内问题。确实，在美国或澳大利亚，英语将多种语言推向消亡的境地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是英语在美国角角落落被使用的结果，是国内问题，与英语的全球化没有关系。实际上，没有一种语言是因为英语的全球化而消亡的。确实，随着网络的普及，包括笔者在内，人们使用英语的频率增加了，但虽说如此，却无法想象笔者的母语日语会被英语所取代。

克劳斯命题的依据是，为了维持一种语言，语言的使用者必须要有 100 万人。使用者数不足 100 万的语言过 100 年就有可能消亡，比如法国 100 年前使用者数在 100 万人左右的布列塔尼语在近 100 年内几乎已无人使用。

基于这一种观点，我们来看表 3。表 3 中的数字令人吃惊。通过表 3 我们发现，世界上使用者在 1 亿以上的语言有八种，这八种语言的使用者约占地球总人口的 40%。这八种语言就是，英语、汉语、俄语、印地语、

① Michael Krauss,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Crisis", *Language*, 1992, 68 (1), pp. 4-10.

② [日] 梶茂树 《非洲的濒危语言问题——克劳斯的说法真的能应验吗?》，载环太平洋关于“濒危语言”的紧急调查研究事务局编《Conference Handbook on Endangered languages》，2002 年，第 105—113 页。

③ Matthias Brenzinger, "Language Endangerment through Margi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Lectures on Endangered Languages: 2-From Kyoto Conference 2000 -*, 2001, pp. 91-116. 这篇文章被译成日语《边缘化和全球化带来的语言危机》收录进宫冈伯人、崎山理编《濒临灭亡的世界语言——为了守护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明石书店 2002 年版，第 83—117 页。

日语等，从语言的数量来讲，它们仅占世界语言的 0.1%。使用者数在 1000 万以上的语言有 8 加 75 种，总计占比为 1.2%，合计使用者数则达 80%。再则，使用者数在 100 万以上的语言有 8 加 75 加 264，总计 347 种语言，也就是说占全世界语言总数的 5%，合计使用者数占比为 94%。实际上，这也是克劳斯主张在 21 世纪中叶世界上的语言将消亡 90%—95% 的依据。只是有几个附加条件，比如像冰岛语这种虽然使用者数不过二十几万，但因为是国语，所以消亡的可能性很小。

表 3 第一语言使用者数的分布^①

使用者数的范围	语言数（死语除外）			使用者数		
	数	百分比	合计 (百分比)	数	百分比	合计 (百分比)
从 100000000 到 999999999	8	0.1	0.1	2301423372	40.20753	40.20753
从 10000000 到 99999999	75	1.1	1.2	2246597929	39.24969	79.45723
从 1000000 到 9999999	264	3.8	5.0	825681046	14.42525	93.88247
从 100000 到 999999	892	12.9	17.9	283651418	4.95560	98.83807
从 10000 到 99999	1779	25.7	43.7	58442338	1.02103	99.85910
从 1000 到 9999	1967	28.5	72.1	7594224	0.13268	99.99177
从 100 到 999	1071	15.5	87.6	457022	0.00798	99.99976
从 10 到 99	344	5.0	92.6	13163	0.00023	99.99999
从 1 到 9	204	3.0	95.5	698	0.00001	100.00000
不明	308	4.5	—	—	—	—
合计	6912	100.0	100.0	5723861210	100.00000	—

克劳斯的主张，归根结底就是世界上使用者数在 100 万以上的语言大

^① Ethnologue，SIL，op. cit.

约只占 5%。他所说的搞不好到 21 世纪中叶 90%—95% 的语言将会消亡就是其反证^①。这种命题在 20 世纪末提出来也许与某种终末论相关。令人深思的是，究竟使用者在 100 万以下的语言是否会遭受灭亡的命运这个问题。同时，批判了克劳斯的布伦齐格也受制于语言使用者数多寡的问题。他认为，一种语言要得以存续，需要 30 万人到 35 万人的使用者。^②

此外，布伦齐格与克劳斯的主张相反，他认为非洲的语言相对安全，这是因为非洲不像欧洲有国民国家，不存在像美利坚合众国的英语、法国的法语这样的语言。也就是说，非洲的部落语、地方语在国家这个框框中被“边缘化”——说得浅显一点就是，被弃之不顾，因此安全。按照布伦齐格的说法，在非洲好不容易作为国家规模的媒介确立的语言，可以说只有坦桑尼亚的斯瓦希里语和博茨瓦纳的茨瓦纳语。作为语言交替过程的主要例子，他举了在坦桑尼亚的阿克语被马赛语替代的例子。也就是说，并非国内主要语言消灭周边更小语言的情况。他把全球化的语境与国家的语境相比较，并认为这是比国家更小的语境。

布伦齐格批判了克劳斯，但本文里所提及的布伦齐格对少数语言和少数民族的看法，实际上和克劳斯是一致的。他的主张与克劳斯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作为深谙非洲实情的专家知道不能把欧美发生的情况往非洲生搬硬套，但正如笔者下述的，他并不理解非洲部落共生的原理。非洲的语言之所以安全，如他所言，是因为在非洲“至今没有发生与世界上其他地方同等程度的对少数者语言的压制现象”^③。

笔者首次去刚果（当时是扎伊尔）做田野调查是在 1976 年。当时，笔者以刚果东部的坦博语这种未知的语言为主要对象开始了描写研究。笔者也发现了坦博语与周边语言之间的关系。当时，笔者以坦博族的西部地域为主要活动地区，因此与住在他们西边的莱加族的人们也有接触。当时笔者发现，坦博族虽然是人口不到 5 万的弱小群体，但与人口达 10 万以上的莱加族非常正常地交往着。莱加人没有对坦博人蛮横无礼，坦博人对莱加人也没有卑躬屈膝。有意思的是，因为语言不通，他们之间的交流是用通

① 克劳斯总是前加“搞不好”或“最差的台本”等修饰语。这也许是因为对未来的某种预测，抑或是对反论拉出的一条预防线吧。

② 布伦齐格应该在哪里举过这个数字，但是笔者一下子想不起来。

③ Matthias Brenzinger, “Language Endangerment through Margi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Lectures on Endangered Languages: 2 – From Kyoto Conference 2000 – 2001*, p. 113.

用语斯瓦希里语或者坦博语。笔者曾多次看见莱加人说坦博语，但从未看见坦博人说莱加语。为此，笔者询问了许多坦博人，大家都认为莱加语太难了（两者都属于班图系，但是坦博语除了鼻音还有辅音脱落的问题，因此坦博人为了说莱加语必须复原这些脱落的辅音。这点很难，且声调的体系也大不相同，此外还有语言结构上的问题，这里我们暂且不论）。

以上只是一个例子，笔者想说的是，在非洲，语言使用者数多寡与语言的优劣没有直接关系。人类学家富川盛道认为非洲的部落与部落之间是对等的。用富川自己的语言来说就是非洲是一个“允许拥有数百万人口的部落和仅有数万人口的部落作为等价的团体，对等认知、共存的社会”^①。富川长期调查了居住在坦桑尼亚萨瓦纳的畜牧民族达托加族，据说在那里，各个部落之间并不是相互孤立的，他们的存在是以彼此的存在为前提的。比如说，畜牧民特征性年龄阶梯制度也可能是在考虑其他部族的年龄阶梯制度后成立的。

此外，达托加族和伊拉克族有一项叫作“米提马尼”的制度。这项制度认为，配偶先行离世的鳏夫寡妇被认为是不干净的，必须与他人发生性关系才能去除身上的污秽，但是同一部落内部却无人愿意与他们发生关系。因为，如果与他们发生关系，自己也变得不干净了。这时，唯一有可能发生关系的就是没有共同文化的其他部落的人们。也就是说，对于他们而言，拥有与自己不同的他者非常重要。

让我们反过来思考一下日本或者欧洲社会。日本、法国、美国等国，分别是日语人、法语人和英语人（应该说是大和民族、法兰克族、盎格鲁—撒克逊族吧）这种大团体在中央位置，同时把国内的其他团体推向边缘。这些大型团体即便意识到国内有他者，也无从得知这些他者拥有的价值。此外，对少数者一方来说，他们也不会宣扬自身对他者的价值。因此，异己且没价值的东西，它本身的存在就没有任何意义，它的存在就会朝着消失的方向发展。与此相对，非洲却是一个认同异己价值的社会。图5是将欧洲国民国家和非洲的国家图示化的结果。请读者注意箭头的方向。在欧洲等国民国家，表示有影响的箭头是单方向的，而在非洲国家却是双方向的。

① [日] 富川盛道 《达托加民族志——东非畜牧社会的地域人类学研究》，弘文堂2005年版，第1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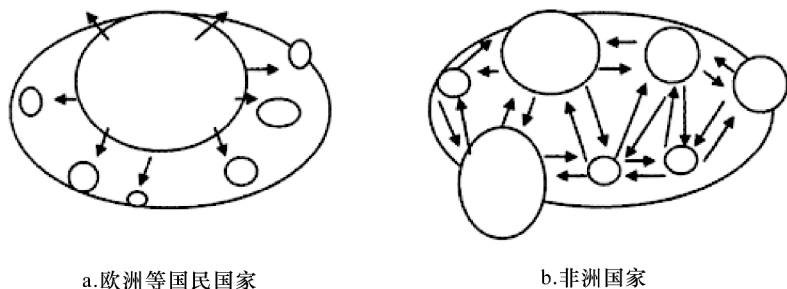


图5 国民国家的概念图

富川将非洲的这种关系称为“部落本位制”。富川用了“部落”这个用语，这与他讲的“民族”是不同的概念。按照富川的看法，民族是在欧洲成立的，是由于“人口的增多、部落间的融合、阶层和职业的进一步分化等社会规模的扩大”而产生的，“比部落级的文化融合更倾向于集中原理的、强有力的”概念。^① 这就是富川讲的民族本位制。这与非洲那种部落与部落之间处于对等关系的世界是不同质的。

六 结语

本文探讨了非洲语言的社会状况。在非洲，是一种彼此相互尊重、和谐共生的状态。正因为相互尊重，不管人口多寡，都能正常生存。

非洲也有纷争。像冷战时期的美苏代理战争那种独立斗争、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等国的畜牧民之间围绕牛的掠夺战争等。当然，为了赚钱而登上权力宝座的短路思考者的游击战另当别论。但是，这种传统的纷争并非都是无视对方存在的抹杀战争，说到底还是承认对方的存在，甚至有时尊敬对方，是站在同一舞台上的纷争。

那么，也许有人就会问该如何解释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屠杀？笔者不是专门研究纷争的权威，对这种事情的评论不得不慎重，但笔者认为那种屠

^① [日] 富川盛道 《达托加民族志——东非畜牧社会的地域人类学研究》，弘文堂2005年版，第17页。

杀不能与欧洲纳粹的大屠杀相提并论。冲突虽然很激烈，但这是在 2000 多个团体中极少一部分团体之间发生的事情，因此不能将它们作为非洲纷争的典型事例来看待。

当然，笔者也知道这种看法太过于乐观。但是，笔者所知道的非洲人最大的特征就是阳光开朗，或者说他们都是作为普通民众生活着。如果说少数民族或少数语言众多，那么联想美国或澳大利亚的状况，大家也许就会释然，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如果，对这种看法感到别扭，那恐怕是因为将非洲语言与欧洲语言、日语等进行比较，将之称为“少数语言”，对人们使用了“少数民族”这个用语的缘故吧。但是，在考虑到世界语言使用者数的中央值是 7000 人时，更让人觉得异常的是，有些语言的使用者数是 1000 万人，而有些则是 1 亿人这一事实。非洲的部落语所展现出来的倒不如说是人类正常的语言状态更为合适吧。

参考文献

1. Greenberg, Joseph H. (1963) *The Languages of Af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2. Heine, Bernd (1980) . *Status and Use of African Lingua Francas*, München: Weltforum.
3. Heine, Bernd and Derek Nurse (eds.) (2000) . *African Language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梶茂樹: 《アフリカをフィールドワークする》, 大修館書店, 1993 年版。
5. 梶茂樹 《21 世紀のアフリカ言語》, 載 《アフリカ研究》, 2001 年 (第 57 号), pp. 5 - 8.
6. 梶茂樹: (2002) 《アフリカにおける危機言語問題—はたしてクラウド説は当てはまるか—》, 載 Conference Handbook on Endangered Languages、環太平洋の《消滅に瀕した言語》にかんする緊急調査研究事務局, 2002 年, pp. 105 - 113.
7. 梶茂樹: 《アフリカの多言語使用と国語問題》, 載 『月刊言語』, 2007 年 1 月号, pp. 62 - 67.
8. 梶茂樹: (2007) 《多様な言語の形成と言語の大分類》, 池谷和信、

佐藤康也、武内進一編 《新世界地理アフリカ I》，朝倉書店，2007 年，pp. 68 - 78.

9. 富川盛道：《ダトーガ民俗誌—東アフリカ牧畜社会の地域人類学的研究》，弘文堂，2005 年版。

(徐微洁译; 金稀玉译校; 责任编辑: 王珩)

Languages and Society of Africa

[Japan] Kaji Shigeki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IL Ethnologue, there are as many as 2092 languages in African continent, accounting for 30.3% of all the languages over the world. These languages, presenting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4 phyla of Niger-Congo, Nilo-Saharan, Afro-Asiatic and Khoisan languages, of which tribal languages are undoubtedly the main blocks. The large number of tribal languages and the multi-language use are typical soc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frican languages. Tribal languages, lingua francas and official languages mingle with each other and co-exist harmoniously as Africa society embraces different values. Taking tribal languages, phyletic classification, Multi-language use and African tribal symbiosis theory as the backgroun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tatus quo of African languages and the social conditions in which they are used, particularly the general situations of most African languages and status of vertically layered multi-language use.

Keywords: African languages; tribal languages; Phyletic classification; Multi-language use; African tribal symbiosis theory